

杨国选考定秦九韶生年的史料《贺秦秘阁季樞得子》纯属刻意造假

刘合国 赵静

(海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2008 年杨国选在《中国科技史杂志》发表论文《秦九韶生年及任县尉考》，声称在南宋王迈《祭秦季樞先生文》的注释里发现乔行简创作的词《贺秦秘阁季樞得子》，并根据这首词断定秦九韶诞生于嘉定元年（1208）三月，已经被数学史界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广泛采信。本文根据王迈《驪轩集》和《全宋文》等权威史料证明《贺秦秘阁季樞得子》纯属无中生有之作，它是从吴文英 1246 年创作的词《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改头换面而来，这就完全否定了杨国选的考证。

关键词 秦九韶生年；乔行简；贺秦秘阁季樞得子；孔山文集拾粹；贺麓翁秘阁满月

秦九韶是中国南宋时期的杰出数学家，是中国数学史上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因为缺乏有效的史料证据，秦九韶的生平事迹多不能明确考定，确定其生卒年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无论如何，研究秦九韶（当然也包括研究其品行）都必须坚持以史料为准绳。照理来说，前人应该穷尽了秦九韶的有关史料，今人再发现尚未问世之珍稀史料的机会微乎其微，故今人必须在彻底消化吸收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舍此别无他途。

关于秦九韶的德行，余嘉锡的研究是最值得注意的。余嘉锡博极群书，行文时一丝不苟，惜墨如金，在其著作里三次浓墨重彩地专门论及秦九韶：

其一，1929 年余嘉锡在《书仪顾堂题跋后》[1]指出，陆心源之《仪顾堂题跋》《仪顾堂续跋》两书“持论矛盾”，未能平心静气地评价秦九韶的为人：前者“出于好古之心，因书以及人，所谓爱人者及其屋上乌”，而后者“力诋九韶之为人，以见不当并传，所谓憎人者恶及其屋上乌”。今人每每只见《仪顾堂题跋》，用《题跋》里的溢美之言为秦九韶的品行辨污，而根本不知或故意不提《仪顾堂续跋》对秦九韶的恶评；

其二，1946 年 12 月 11 日余嘉锡在《大公报·文史周刊》发表《南宋算学家秦九韶事迹考》[2]，力证秦九韶为人之不足道：“九韶为人，不可谓无才，然皆技术之末艺，而其贪暴无人理，罪过于骄吝百倍。虽能治天算，多技能，不过小人之才耳，何足道哉！”同时，文章又指斥焦循、陆心源辈以空言为秦九韶左袒，其议论缺乏证据支撑，完全不足称道。是文精严有力，结论明确，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

其三，1954 年余嘉锡完成壁立千仞的著作《四库提要辨证》[3]，是书用超过 12 页的篇幅辨证《数书九章》，焦点仍然集中在强调秦九韶的品行存在问题，语气结论虽较[2]有所缓和，但大体主张未变：“以九韶之才之艺，讲求绝学，有所发明，其著述足以自传于后。惜不自顾籍，贪横无状，予人以攻击之端，虽爱之者无以为之解免。世之有才而不护细行者，可以鉴矣。”余嘉锡对秦九韶的生卒年不置一词，仅仅照搬《四库全书总目》的原文，留下足以警惕后人的六个字“九韶始末未详”，充分体现了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学风。

余嘉锡是成就斐然的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长达至少 25 年的时间里不改对秦九韶人品的评价，这个事实足以启示后人：要是没有坚强的新材料支撑，仅仅依靠已有的证据是很难推翻余嘉锡结论的。

钱宝琮根据周密《癸辛杂识·续集》的文字记载和秦九韶的父亲秦季樵的仕宦履历，在经典之作《秦九韶<数书九章>研究》[4]初步推定“九韶当生于嘉泰二年（1202）”“以生于嘉泰二年推之，卒年为六十岁（1202-1261）”，这个论断被严敦杰《秦九韶年谱初稿》[5]继承下来。之后李迪在《秦九韶传略》[6]里认为秦九韶的“生卒年代难以准确断定”“生年比钱宝琮所断约晚七年左右”“去世时间可能比景定二年要晚若干年”，如此才更合乎情理。这两个推断都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支持，说到底都只是猜测而已。

比较起来，钱宝琮的推测比李迪的推测要合理很多，理由如下。

首先，熟知算学在古代的地位是不高的，虽说数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一直是士人必备的技能，但士大夫并不把算学当作安身立命的资本，《颜氏家训·杂艺》明确说道：“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江南此学殊少，唯范阳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晓此术。”这应该是士大夫阶层的通识，能够从侧面证明，士大夫阶层不会把算学放在教育子弟的重要位置，这个阶层的数学水平是不高的，《数书九章序》里的话足以证明这个事实：

汉去古未远，有张苍、许商、乘马延年、耿寿昌、郑（元）、张衡、刘洪之伦，或明天道而法传于后，或计功策而效验于时。后世学者自高，鄙不之讲，此学殆绝。惟治历畴人能乘除，而弗通于开方衍变。若官府会事，则府史一二累之。算家位置，素所不识，上之人亦委而听焉。持算者惟若人，则鄙之也宜矣。

秦九韶的父亲秦季樵出身进士，大概难以跳出士大夫阶层的窠臼，几乎不可能从秦九韶小时就对他进行高水准的算学教育。

其次，需要梳理一下算学教育的传统。自汉代“十五入大学”开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唐代，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唐代太学明确规定国子监诸生（含太学）的入学年龄区间为 14 岁至 19 岁，《文献通考·学校考二》明确记载关于国子监的有关事迹：

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为之。

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邱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

《通典·选举》印证了地方官学也遵循此制：“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县自补。”国子监（含太学）是中国古代官方设立的最高学府，也是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文献通考·学校考二》的记载表明：唐代国子监的“算学”诸生修习算经《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从十四岁开始，修习完成学业需要漫长的岁月。另外，单从修习《缀术》就需要四年，其所需时长位列诸算经之首，由此可见其深奥难懂，它的失传是中国数学（史）的悲剧。

到了宋代，国子监（学）的招生理念出现了某种变化：从“按年龄”转向了“按能力与身份”，翻阅宋代官修史书和学令条文，不见宋代太学有全国统一的入学年龄规定，但从皇室宗族教育的年龄规定可以推测到宋代太学的入学年龄一般不会低于十五岁，《宋会要辑稿·宗室杂录三》记载：“伏见绍兴五年七月十七日敕：诸王、宗室年未十五岁附入州小学，

十五岁以上入大学。”就算学教育而言，自唐代起《算经十书》就是最基本的国子监用书。《算经十书》本是由李淳风等人于唐显庆元年（656）编纂注释的十部算学典籍合集，作为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教材，包含《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五曹算经》十部著作。北宋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首次刊刻《算经十书》，时存九部（《缀术》已经佚失），目的是用于国子监的算学教育。虽然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算学被撤销，相关事务被并入太史局（掌管天文、历法的中央机构），按照常理，其算学修习事务不至于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些事实表明：秦九韶在十五岁之前几乎不可能接受到高水准的算学教育。

再次，而秦九韶《数书九章·序》明确提到他学习数学的经历：

九韶愚陋，不闲于艺。然早岁侍亲中都，因得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

这里“九韶愚陋，不闲于艺”肯定是秦九韶的自谦之词，他为人豪放，多才多艺，这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的记载为证。而“从隐君子受数学”表明秦九韶积极地从民间学到了数学知识，他的自述表明这种别具一格的学习经历对他至关重要。考秦九韶父亲秦季樾的仕途，《宋史》卷四十《宁宗纪四》记载：“（嘉定十二年三月）乙亥，兴元军士权兴等作乱，犯巴州，守臣秦季樾弃城去。”又《南宋馆阁续录》卷七记载：“秦季樾，字宏父，绍熙四年陈亮榜同进士出身，治《春秋》。（嘉定）十七年九月除（秘书少监），宝庆元年六月除直显谟阁知潼川府”，秦九韶《数书九章·序》里的上述引语为后人提供了确定其生年的蛛丝马迹：“早岁”的确切年份肯定介于嘉定十二年（1219）三月与宝庆元年（1225）之间，如果秦九韶生于1208年甚至更晚一些，那么这段时间他还只是一个远未成熟的十余岁少年（虚岁介于12岁至18岁之间），而不论是从学识还是从阅历来讲，向民间学习数学对一个出身官宦家庭的十余岁少年来说肯定是非同寻常的，也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从隐君子受数学”十有八九应该是成年人的所作所为。由此分析，李迪的猜测与秦九韶的自述是相去甚远的，根本不符合常情常理。相反地，如果秦九韶生于1202年，在嘉定十二年（1219）至宝庆元年（1225）期间，他的年龄（虚岁）介于18岁至24岁之间，已经成人，具备按照自己愿望采取行动的意志和能力，在那几年里“从隐君子受数学”就是完全可能的行为，同时这种不拘一格的行为也能从一个侧面证实周密的描述：秦九韶性格“豪宕不羁”。

根据以上分析，秦九韶生于1202年具有合理性，而生于1208年则是违反常理的。

2008年《中国科技史杂志》刊登了杨国选的文章《秦九韶生年及任县尉考》[7]，文中声称“根据乔行简《贺秦秘阁季樾得子》词”，断定“秦九韶应该诞生于嘉定元年三月”，嘉定元年即公元1208年。2017年，杨国选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秦九韶生平考》[8]，“秦九韶生于1208年”是该书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7、8]引用的材料确实准确无误，那杨国选无疑考定了秦九韶的生年，甚至精确至月，确实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宋代之前的中国数学家中，能够确定其生年者都是非常稀少的。

但是，杨国选在[7、8]里对核心史料“乔行简《贺秦秘阁季樾得子》词”来源的叙述含混不清，前后不一，令人心生疑窦。本文将通过严密的史料考证，证明杨国选的这条核心史料是伪造的，他得到的结论“秦九韶生于1208年”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本文严格按照历史论证的逻辑顺序进行阐述，全文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一、指出[7、8]核心史料的来源存在令人迷惑之处；同时指出“秦九韶生于1208年”之说已经被包括数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并且被写进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这种

现象证明：确实有必要对杨国选的核心史料进行周密审慎的考察：

二、对核心史料《贺秦秘阁季樛得子》，杨国选一方面声称它“辑自王迈戊戌六月辛卯《祭秦季樛先生文》注释”，另一方面又声称它“原载乔行简《孔山文集》卷十三”，现存于《孔山文集·拾粹》。现存的《臞轩集》《全宋文》等权威文献证明：杨国选的两个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在现有文献里根本不可能找到乔行简《贺秦秘阁季樛得子》；

三、通过《全宋词》发现，《贺秦秘阁季樛得子》完全是从南宋词坛大家吴文英在 1246 年创作的词《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改头换面而来，这是杨国选刻意伪造史料的证据，于是他的所谓考证没有任何学术意义，进而“秦九韶生于 1208 年”之说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史料支撑。

一、令人疑惑的考证

无疑，确定秦九韶的生卒年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难题。从纯粹学术而言，余嘉锡、钱宝琮的学问博大精深，今人难以望其项背，杨国选能够超越这样的权威学者收获全新的秦九韶史料，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杨国选在《秦九韶生年及任县尉考》里写道：

2006 年 10 月，笔者查得秦九韶之父亲秦季樛的同僚和朋友乔行简的一首词《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词云：

探春到。岷儒听莺报，玉燕来早。尧舜德之韶，明月弄清晓。夜尘不浸银河水，金盆供新澡。镇帷犀，护紧风螭，秀藏芝草。星斗灿怀抱。……戊辰四月乙卯。

杨国选在文章里说“这是考察秦九韶出生年月的重要史料”，还用脚注指示这首对他异常关键的宋词的出处：

乔行简《孔山文集》已佚。清代金华人将《全宋诗》、《全宋文》等所有收录和引用《孔山文集》的文辞辑成《孔山文集拾粹》。《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辑自王迈戊戌六月辛卯《祭秦季樛先生文》注释。

这个脚注非常令人费解：假设世上真有乔行简《孔山文集拾粹》这部书，那《贺秦秘阁季樛得子》就应该在书里出现，杨国选为何不明确指出这首贺词在书里的准确出处呢？他又何必画蛇添足地补上一句“《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辑自王迈戊戌六月辛卯《祭秦季樛先生文》注释”呢？难道杨国选是想表明他找到了这首词的两个出处？

杨国选还在文章里进一步指出这首词是怎么产生的：

开禧三年（1207 年）冬，秦季樛丁父忧除，奉诏回朝在秘书省为官，不久喜添贵子，当时在秘书省任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官的乔行简赋词相贺。

从这些表象来看，文章[7]环环相扣，考证材料非常扎实，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此外，杨国选的考证还得到了资深数学史家郭书春的认同，[7]最后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先生的帮助”。于情于理，杨国选经此考证得到的结论应该确切无疑了。

事到如今，这里非常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文章[7]没有提供《贺秦秘阁季樛得子》的完整版本，初看起来这就是值得怀疑的。郭书春在帮助杨国选时，是否见到过乔行简的词《贺秦秘阁季樛得子》？也就是是否要求了杨国选要提供这首词原件的复印件之类？因为郭书春帮助杨国选发表了这项考证，他是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

又，《秦九韶生平考》之第 3 页写道：

2006年10月，从浩瀚的文史资料中，偶然发现乔行简的词《贺秦秘阁季樛得子》，结束了大多数学者遵从的焦循、钱宝琮的“逆推”法，确立了“嘉定元年三月，秦九韶诞生普州天庆观‘秦苑斋’这一史实”。

是书同页用脚注更精准地标明《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词的来源：

原载乔行简《孔山文集》卷十三。《孔山文集》，现已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金华人将《全宋诗》、《全宋文》等收录和引用《孔山文集》的文萃，辑成《孔山文集·拾粹》，《贺秦秘阁季樛得子》即收录其中。

注意，这个脚注与[7]的脚注具有显著的差别，它删去了[7]的一句话“《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辑自王迈戊戌六月辛卯《祭秦季樛先生文》注释”，又另外添加了一句话“原载乔行简《孔山文集》卷十三”。虽然如此，[8]的这个脚注也是非常令人困惑。既然《孔山文集》已佚，那怎么能够知道《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这首词“原载乔行简《孔山文集》卷十三”？即使金华人真的收集乔行简散落的诗文辑成《孔山文集拾粹》，即使《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被收录其中，按照常识，这本书应该无法准确指明这首词出自乔行简《孔山文集》卷十三。还有，由于《孔山文集》已经不存于世，那把书名《孔山文集·拾粹》写作《孔山文集拾粹》就更合理更规矩一些。读到这段文字，再对比[7]和[8]的两个脚注，令人非常怀疑《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这条史料来源的真实性。

《秦九韶生平考》之第17-18页进一步写道：

绍定二年（1229）五月，许奕知潼川府，秦季樛以显谟阁直学士奉祠临安。嘉熙二年（1238年），秦季樛在临安府辞世，享年约七十七。六月，秦九韶辞和州守，回临安丁父忧。六月辛卯，王迈撰《祭秦公季樛先生文》挽悼。王迈，《宋史》有传。

杨国选认为他已经考定了秦九韶生年，[8]之第5页宣言似地写道：

2007年10月11日至15日，中国数学学会、国际数学史委员会召开数学史国际学术成都会议，近百名中外院士、著名数学家、教授、学者，汇聚九韶故里四川安岳（南宋普州），举行数学史国际学术成都会议闭幕式和纪念秦九韶《数书九章》成书760周年，越年三月是他诞辰800周年，这就是中外数学史界对“嘉定元年三月，秦九韶诞生南宋普州”的权威宣告。

此外，杨国选还编撰了《秦九韶年表》（见[8]第264-279页），首条即为：

嘉定元年（1208），一岁。

三月，出生在普州（今四川安岳）天庆观街“秦苑斋”的一个书香门第，仕宦之家。祖父秦臻舜，绍兴庚辰（1160）三月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父亲秦季樛与乔行简同年入仕，同在秘书省为官，秦九韶出生，乔行简赋词《贺秦秘阁季樛得子》相贺。

书里第264页再一次用脚注强调了《贺秦秘阁季樛得子》的来源，照录如下：

原载乔行简《孔山文集》卷十三。《孔山文集》，现已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金华人将《全宋诗》《全宋文》等所有收录和引用乔行简《孔山文集》的文章，辑录成乔行简《孔山文集·拾粹》，《贺秦秘阁季樛得子》被收录其中。按：乔行简赋词的时间事（注原文如此，应改为“是”）“戊辰四月乙卯”，“戊辰”即嘉定元年（1208），“乙卯四月”即四月十六日。乔词是一首满月贺词，故秦九韶诞生于嘉定元年三月。

杨国选提供的这条史料《贺秦秘阁季樾得子》以及由此推出的结论“秦九韶生于 1208 年”已经得到了包括郭书春在内的数学史界的高度认可。2017 年郭书春重新出版 1995 年的旧文《秦九韶一将数学进之于道》[9]时，专门添加了一个脚注：

原根据钱宝琮考证，将秦九韶生年作“约 1202”。后四川省安岳县杨国选查得秦九韶的父亲秦季樾好友乔行简戊辰（嘉定元年，1208 年）的贺词“恭贺秦季樾得子”，此子当是秦九韶，因而将其生年定为 1208 年。秦九韶与其生年有关的履历也作相应的修改。

2018 年郭书春重新出版 2009 年的旧文《重新品评秦九韶》[10]时，将原作的秦九韶生卒年“约 1202-1261”改为[10]中的“1208-约 1261”，并用脚注加以说明：

关于秦九韶的生年，笔者一直遵从钱宝琮先生的约 1202 年之说。2007 年 9 月 17 日得四川安岳杨国选先生的邮件及新作《秦九韶生卒约年新考》，云秦季樾的同榜进士乔行简于戊辰（1208）四月乙卯有《贺秦秘阁季樾得子》一词，见清光绪二十一年刻乔行简《孔山文集拾粹》，引《孔山文集》卷十三。此子当是秦九韶，贺词应写于秦九韶满月之时，故秦九韶应生于 1208 年三月。

2024 年郭书春在天地出版社出版《秦九韶传》[11]，他在前言里说出了写作缘由：

秦九韶（1208-1268 或 1269）是中国南宋大数学家，于 2020 年 6 月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蒙四川省有关方面不弃，笔者受邀撰写《秦九韶传》，为此感到十分荣幸。

[11] 之前言还写道：“2007 年 10 月，中国数学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了纪念秦九韶诞辰 800 周年的活动。”这与[8]之第 5 页里的宣告完全一致。《秦九韶传》[11]被列入《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传记系列》，其第 030 页写道：

关于秦九韶的生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秦季樾的同榜进士乔行简于戊辰年（1208）四月乙卯所撰的《贺秦秘阁季樾得子》一词，给这个问题以圆满的解答。

周向宇序郭书春《秦九韶传》，写道：“秦九韶，字道古，生于 1208 年，卒于 1268 或 1269 年，一生主要经历是为官。”并进一步发挥道：“《数书九章》是秦九韶为母亲守孝三年期间创作的，于 1247 年完成。这时他 39 岁。设想一下，若当时有菲尔茨奖之类的奖项，秦九韶理应得奖。”朱一文在综述性文章[12]里评论说：“进入 21 世纪以来，郭书春、杨国选先生在秦九韶生平为人方面的研究亦有深刻影响。”对秦九韶生卒年，他完全遵从杨国选的结论：

2008 年，杨国选发现秦九韶父亲好友乔行简之《贺秦秘阁季樾得子》，从而确定秦氏生于嘉定元年（1208）三月。2019 年，杨国选完成专著《秦九韶生平考》，补充了大量关于秦氏生平的新材料，又根据《嘉应州志》确定其卒年为咸淳四年（1268）三月。

2024 年 1 月 25 日朱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秦九韶生平及其数学成就》说：“秦九韶，字道古，宋代四川人。嘉定元年（1208）三月出生于普州。”万昕、项征御在一篇提高性的普及文章《从丢番图方程到 BSD 猜想》[13]里也采信了杨国选的结论：

中国南宋数学家秦九韶（1208-1268）在他的杰作《数书九章》的头两卷中建立了解中国剩余问题的一般方法，其结论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作为数学家，秦九韶本该是一个冷门人物，谁知这些年里受到了热烈追捧。非常自然地，“秦九韶生于 1208 年”已经被学者和民众以及四川省政府部门广泛采信，对社会已经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比如百度搜索“秦九韶”，关于秦九韶的生平大事记，就会出现“嘉定元年（1208）

秦诞生在普州。”2020年06月17日《四川日报》刊发“走近四川历史名人”系列文章之《南宋数学家秦九韶：“中国剩余定理”的开创者》，文章称“秦九韶1208年出生在普州(今资阳市安岳县)”。官网“四川省情网”亦有相似报道：“秦九韶于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出生在普州(今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天庆观街‘秦苑斋’”2023年10月13日资阳市人民政府也在官网推广秦九韶：“秦九韶(公元1208-1261)，字道古，生于普州(今四川安岳)”。

最值得注意的是，“秦九韶生于1208年”被写进了《中国大百科全书》，2025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书》第三版网络版的词条“秦九韶”由郭书春撰写，开始即为：

秦九韶(约1208-1268)，中国南宋数学家。

中国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千千万万正在求学的青少年是不会怀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内容的。秦九韶生于1208年，已经无限接近于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它的决定性源头来自于杨国选的所谓考证，乔行简《贺秦秘阁季樞得子》词显然是最具决定性的史料，它在《秦九韶生平考》里共出现了13次，杨国选对该史料给出了两个来源：他在[7]里注明它“辑自王迈戊戌六月辛卯《祭秦季樞先生文》注释”，在[8]里又写明它“原载乔行简《孔山文集》卷十三”，现在来自《孔山文集拾粹》，这是值得读者警惕的。再注意两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对同一篇文章的标题，《祭秦公季樞先生文》比《祭秦季樞先生文》多出一个字“公”；对同一部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写法，《孔山文集·拾粹》比《孔山文集拾粹》多一个间隔号，这种前后不一的现象也是值得读者关注思考的。它也许是杨国选一时的疏忽大意，也许根本就不是，而是他真实学风真实水平的直接反映。

二、王迈《臞轩集》里根本没有《祭秦季樞先生文》

乔行简《孔山文集》早已亡佚，杨国选依赖的《孔山文集拾粹》也难以寻觅。非常幸运的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刘琳历时20余年主编完成了规模宏大的宋代文章总集《全宋文》，200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全套出版，共计360册。《全宋文》汇集了现存的宋代单篇散文和韵文，全面展示了宋代的学术文化成就，是研究宋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文献总汇。《全宋文》第292册之“卷六六四六”收录乔行简的22篇文章，系辑自《宋会要辑稿》《宋史·乔行简传》《古今图书集成》《金华文征》《金华文统》《咸淳临安志》《东阳县志》等现存文献，没有一篇辑自《孔山文集拾粹》。不知杨国选声称的“清代金华人将《全宋诗》、《全宋文》等所有收录和引用《孔山文集》的文辞辑成《孔山文集拾粹》”的根据何在？不过沿着杨国选留下来的草蛇灰线，还是能够对《贺秦秘阁季樞得子》的真假进行一番学术探索。

王迈(1184-1248)，字实之，号臞轩居士，有《臞轩集》[14]传世。王迈为人刚直敢言，刘克庄称赞其“数人物方今第一”，其《臞轩集》是晚宋成就很高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臞轩集》[15]，兹全录如下：

《臞轩集》十六卷，宋王迈撰。迈字实之，兴化军仙游人。嘉定十年进士。调南外睦宗院教授。召试学士院。改通判漳州。应诏直言，为台官所劾，削二秩。淳佑中，知邵武军，予祠。卒，赠司农少卿。事迹具宋史本传。然考周密《癸辛杂识》有载迈为正字时事，而本传不言其为此官。则史文亦有所缺略也。迈所著文集，《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惟明钱溥秘阁书目载有《臞轩集》七册，王圻《续文献通考》亦有《臞轩集》二十卷，是明代尚有传

本。今世所存只《臞轩四六》一卷，皆启札骈偶之作。盖即从集中抄出别行，偶然独存者也。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兼采他书所引附益之，共得文一百七十一首，诗四百四十三首，诗余五首，厘为一十六卷。计其篇目，约略得十之七八矣。迈少负才名，而史尤称其练达世务，盖非徒欲以词藻见长者。考其初以殿试第四人出佐长沙幕，刘克庄作诗送之，有“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之句，见于后村集中。是当对策时已有伉直之目。厥后历官所上封事，类多区别邪正，剖析时弊之言。如谏乔行简再相及禋祀雷雨应诏诸篇，敷陈皆极剴切。其於济王竑事，反覆规劝，更见拳拳忠爱之心。《癸辛杂识》称迈因轮对追论史弥远擅权，词气过戆，帝以狂生目之。迈後归里，遂自称“勅赐狂生”。其事为本传所未载，亦足以见其气节。全集中诸疏并存，尚可考见一二。集中诗文亦多昌明俊伟，类其为人。读者因其言而论其行，固不徒取文辞之工矣。

该提要记载了王迈的德行风度，以及《臞轩集》的流传历程和基本内容。今考《臞轩集》，其十六卷篇名分别如次：

《臞轩集》卷一、卷二，奏疏；

《臞轩集》卷三、卷四，论；

《臞轩集》卷五，序记；

《臞轩集》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启；

《臞轩集》卷十，杂著；

《臞轩集》卷十一，墓志铭；

《臞轩集》卷十二、卷十三，古诗；

《臞轩集》卷十四，近体；

《臞轩集》卷十五、卷十六，近体诗。

如果王迈确实撰有《祭秦公季樾先生文》，并且这篇祭文还流传至今，那它十九会出现在《臞轩集》卷十一。如果乔行简确实撰有《贺秦秘阁季樾得子》词，并且王迈《祭秦季樾先生文》注释里收有这首词，并且杨国选确实见到了《祭秦季樾先生文》和《贺秦秘阁季樾得子》，那么《祭秦季樾先生文》和《贺秦秘阁季樾得子》十九要在《臞轩集》里出现，并且只能出现在《臞轩集》卷十一。这个推理绝对是成立的。现在翻检《臞轩集》卷十一，全部文章目录如次：

其一，1篇墓志铭：《莆阳方梅叔墓志铭》；

其二，15篇祭文：《祭林通甫先生墓文》《祭海阳县尉林礪渔先生文》《祭亲友林泾清叔文》《祭陈复斋寺丞文》，2篇《诸门生祭真大参西山先生文》《祭赵东岩文》《祭魏鹤山先生文》《祭丁元辉给事文》，2篇《祭郑都承子敬文》《祭连袂谢克恭钦仲文》《祭海丰宰颜养智文》《祭从兄鸾少冲文》《祭邹给事母叶夫人文》；

其三，1篇哀辞：《宜春郡博士陈茂献哀辞》。

这17篇文章都与秦九韶父子毫无关联。即使扩大范围查遍《臞轩集》，也根本找不见《祭秦季樾先生文》，更找不见《贺秦秘阁季樾得子》，真不知道杨国选“《贺秦秘阁季樾得子》辑自王迈戊戌六月辛卯《祭秦季樾先生文》注释”出现在哪里？

又，再翻检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王迈的文章收集在第324册之“卷七四四四至卷七四六〇”，其中“卷七四四四”之卷首介绍王迈留存的文章如次：

据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载，王迈有《臞轩集》二十卷，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

典》掇拾遗文，厘为十六卷。另有《臞轩先生四六》一卷（或分为二卷），今存，其文多为四库本《臞轩集》所未收。本书所收王迈文，《臞轩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主要参校清乾隆翰林院抄本；《臞轩先生四六》以民国宜秋馆抄本为底本，参校宋刻《四家四六》。另辑得遗文二十篇，统编为十七卷。

与《臞轩集》卷十一相对照，除墓志铭《莆阳方梅叔墓志铭》出现在《全宋文》卷七四五九外，其余15篇祭文和1篇哀辞都出现在《全宋文》卷七四六〇，这样《全宋文》里的祭奠文字与《臞轩集》完全重合。这个事实充分表明，在现存文献里完全不见《祭秦季樾先生文》，杨国选“王迈戊戌六月辛卯《祭秦季樾先生文》”之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要是杨国选拿不出真凭实据，“王迈《祭秦季樾先生文》”之说就是他的臆想。

余嘉锡、钱宝琮学问淹贯，特别是余嘉锡萃一生精力研究《四库提要总目》约50年，对《四库全书》里的许多古籍做了详实考证，他十九翻阅过《臞轩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余嘉锡长期关注秦九韶，如果《臞轩集》里确实收录了《贺秦秘阁季樾得子》，他绝不可能无动于衷，一定会把这样的珍贵史料记录在其对秦九韶的考证里，而不会仅仅留下“九韶始末未详”之语。仅仅根据以上内容就可以做出判断：杨国选的史料来源《贺秦秘阁季樾得子》是非常可疑的，在学理上根本不值得采信。

三、吴文英词《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

在《臞轩集》没有发现《祭秦季樾先生文》和《贺秦秘阁季樾得子》，那么如何判别《贺秦秘阁季樾得子》这首词的真假呢？

按照常理，如果乔行简的词《贺秦秘阁季樾得子》确实流传至今，那在《全宋词》[16]里应该有所反映。《全宋词》乃唐圭璋编纂，后经王仲闻、孔凡礼等人多次修订增补。是书广泛辑录宋代文献，收录齐备，考订精审，是宋词研究的基础文献。

查找《全宋词》作者索引，没有发现乔行简，乔姓作者也仅有元代文学家乔吉（约1280-1345），这倒不是乔吉身在元朝能够穿越时空写出宋词，而是他的套曲作品《【双调】折桂令》中的第一支曲子《上巳游嘉禾南湖》被误为北宋文同（1018-1079）所作，题为《天香引·三月三花雾吹晴》，事见《全宋词》之附录四“误题撰人姓名词存目”。假设《贺秦秘阁季樾得子》是一首流传至今的宋词，因为乔行简没有出现在《全宋词》的作者名录，他十九没有留存下来的词作，这首宋词也十九不会是他的作品。这进一步证明了杨国选的史料《贺秦秘阁季樾得子》是来历不明的，在学理上根本站不住脚。

经过检索发现，杨国选最要紧的支撑材料《贺秦秘阁季樾得子》完全就是伪造的，它抄自南宋词坛大家吴文英《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的上阕，以及下阕的起句，当中杨国选调换了两句，也篡改了两句。吴文英此词乃是为贺史宅之履新尚书省及生子满月而作，全词如下：

探春到。见彩花钗头，玉燕来早。正紫龙眠重，明月弄清晓。夜尘不浸银河水，金盃供新澡。镇帷犀、护紧东风，秀藏芝草。

星斗粲怀抱。问雾暖蓝田，玉长多少。禁苑传香，柳边语、听莺报。片云飞趁春潮去，红软长安道。试回头、一点蓬莱翠小。

这首词收录于《全宋词》等权威词集，在历代流传过程中，其文本存在细微差异。例如词中“夜尘不浸银河水”一句，在部分版本中“浸”字作“沁”。翻检各个版本的《全宋词》，

这首《探芳信》词的作者皆为吴文英，而不是乔行简。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以词著名，著有《梦窗词集》，存词三百四十余首。吴文英交游甚广，其中不乏达官贵人，尤其是吴潜、贾似道、赵与芮、史宅之四位权要显贵，吴文英多有词投赠。

中华书局《梦窗词集校笺》[17]校议该词云：

毛本、戈校本、杜本、王朱本、朱二校本词题中“麓翁”作“云麓先生”。《历代诗余》作“云麓”。

在吴文英的这首宋词里，标题《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里的“麓翁”指史弥远长子史宅之（1205-1249）。史宅之，字子绎，号云麓，南宋末年重要大臣；“秘阁”指尚书省职事。宋时在崇文院中建秘阁，内设史馆、昭文馆、集贤馆三馆，置官四，轮值秘阁；“满月”指史宅之值宿秘阁一月。

摘录《梦窗词集校笺》对该词的部分注释如下：

【见彩花钗头，玉燕来早】宋代延续了古代正月初一、人日初七以及立春日钗股戴彩燕花胜的风俗。并合用张说母亲梦玉燕入怀，生贵子后为宰相事。

【紫龙】兼写史宅之官品服饰。

【金盞供新澡】盞，特指澡盆。新澡，指洗儿会（注 宋代的一种风俗）。

【镇帷犀】古代富贵之家用金银犀玉镇压帷角，防止被风吹起。

【星斗粲怀抱】并用李白母梦长庚星入怀事。

【禁苑传香】腊月初八朝廷例颁学士口脂面药的制度，籍以点明史氏学士带职。

【柳边语、听莺报】用杜甫《伤春五首》（之二）“莺入新年语”及刘长卿《赋得》“莺啼燕语报新年”二诗句意。

【片云飞趁春潮去，红软长安道。试回头、一点蓬莱翠小】以“云”写蓬莱阁，以“翠”写卧龙山。红软，软红尘，代指繁华的京城。意思是史宅之不久将趁随钱塘江春潮及蓬莱仙云，回到杭京担任显官。届时回望此山此水，会因地远而觉小。

由此不难读懂《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又，《梦窗词集校笺》考辨该词云：

若此，则此词所贺者为“秘阁”即尚书省之履新；因为恰值史氏生子满月，梦窗兼贺之。

据上考，基本可以确定此词写于史氏淳祐六年（一二四六）早春赴阙之前。

回头再看杨国选在文章《秦九韶生年及任县尉考》和著作《秦九韶生平考》提供的所谓乔行简“满月词”：

探春到。岷儒听莺报，玉燕来早。尧舜德之韶，明月弄清晓。夜尘不浸银河水，金盞供新澡。镇帷犀，护紧风螭，秀藏芝草。星斗灿怀抱。……戊辰四月乙卯。

通过简单的文字比对即可发现，这首“满月词”肯定与《探芳信·贺麓翁秘阁满月》同根同源。如果杨国选不能提供“满月词”确实来自乔行简《孔山文集拾粹》的书证，那他必定抄自吴文英，只是几乎删去了吴文英词的下阕，并且把上阕五句话中的后四句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文字篡改。

其一，杨国选把吴文英词第二句里的“见彩花钗头”改成了“岷儒听莺报”，其中“听莺报”一语还来自吴文英词的下阕。从艺术效果来说，“见彩花钗头，玉燕来早”的生动形象远远超越了“岷儒听莺报，玉燕来早”，后者重复而又呆板。杨国选借吴文英词的本意，牵强附会地在[7]和[8]里加以解释说明：

“岷儒”，乔行简对秦季樾的赞誉雅称，李曾伯在《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也誉秦季樾为“岷蜀儒英”。“莺报”：春天莺声报喜，暗喻外迁，古人将升迁称做莺迁。“听莺报”包含两种暗喻：一是开禧三年冬秦季樾丁父忧除回到朝廷，嘉定元年春即升迁；二是秦季樾得妻子传书告知儿子于春天降生的喜讯。“玉燕”，应该是暗喻秦季樾得子。

其二，杨国选把吴文英词第三句里的“正紫龙眠重”改成了“尧舜德之韶”，这个改动几乎不可理喻。“正紫龙眠重，明月弄清晓”语意自然平实，而“尧舜德之韶，明月弄清晓”完全不伦不类。杨国选在[7]解说道：

这说明秦九韶的名字源于弘扬“尧当了皇帝传贤不传子，舜代行天子不称帝”的美德。据秦季樾的父亲给秦九韶起名的民间传说，“九韶”中的“九”，是中文量词，表示长久或永久。“韶”，《礼记·乐记》为记也。“九韶”即：永久继承、弘扬尧舜之德。

此处改动及其解说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不说“尧当皇帝”“舜不称帝”肯定属于随意表述一类，暂且只就“尧舜德之韶”一句来就事论事。按照常理常情，即使秦季樾与乔行简再熟稔无间，即使秦季樾把秦九韶的名字“秦九韶、字道古”告诉乔行简，后者也不会在一首普通的应酬之作“满月词”里把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秦九韶与尧舜联系起来。“尧舜德之韶”纯粹是一处拙劣的改动，违背了最基本的常识。

其三，杨国选把吴文英词第四句里的“金盞”改成了“金盆”，这不是本质问题，丝毫不影响语意。

其四，杨国选把吴文英词第五句里的“护紧东风”改成了“护紧风蠡”，前者“护紧东风”明白易懂，后者把“风”和“蠡”相连使用，令人困扰，“护紧风蠡”肯定不是标准的表达，几乎不可理解。杨国选在[7]和[8]里把“蠡”解释成“蚊虫”，不知其依据何在？须知在四虫“蠡蝨蠹蠹”里，“蠡”意指蝗虫类，“蝨”（蠹）才意指蚊虫类。按照杨国选的解释，他的本意应该是要把“护紧东风”改成“护紧风蠹”的。

非常奇怪，杨国选为什么要删去吴文英词下阕的后四句，而独独保留下阕的第一句“星斗灿怀抱”？当然，他在末尾处添加“戊辰四月乙卯”，只是为了证明乔行简在1208年4月撰写了所谓的“满月词”而已。

行文至此，可以肯定地做出结论：杨国选所谓考定秦九韶生年的史料“满月词”纯属刻意造假，他宣扬的所谓定论“嘉定元年三月，秦九韶诞生南宋普州”不具备任何学术价值。尽管杨国选的考证是毫无意义的，尽管“秦九韶生于1208年”是不合常理的，但这个结论被社会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深思。很明显，杨国选的史料是伪造的，郭书春之类的那些所谓专家趁风乘势推波助澜，硬生生地搞出一个秦九韶生年，这种违背底层逻辑的现象该归结于学风焉？世风焉？又，根据前面的分析，唐宋时期修习《孙子算经》当从十四、十五岁开始，《孙子算经》远超古代童蒙的范畴，肯定不是什么童蒙读物，但《秦九韶传》[8]第169页写道：“即使是童蒙读物《孙子算经》也不例外。”幸乎？不幸乎？

按照目前可见的史料分析，若要强行地确定秦九韶的生卒年份，钱宝琮的论断“秦九韶（1202-1261）”应该是最靠谱的，这个结论与秦九韶的现存史实都是相容的。从学术严谨性来说，余嘉锡“九韶始末未详”是最实事求是的，他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凭史料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才是令后学景仰的大师风范！

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近日有朋友发来杨国选的两篇页码相连的文章：《秦九韶生卒约

年新考》和《秦九韶在四川》，后者明确标注了“全国第三次秦九韶学术研讨（原文如此，“导”也许应该为“讨”）大会论文（2004年4月9日上午在浙江省湖州市湖州大厦大会学术报告）”，这应该是杨国选为这次会议提交的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都引用了所谓的乔行简《贺秦秘阁季樵得子》，用来考证秦九韶生于1208年，估计这是杨国选造假的开始。非常显然，只要会议上有人要求杨国选出示书面证据，只要有人质疑杨国选的材料来源，杨国选的造假就会被轻易揭穿。可以想见的是，当时与会诸公都落入杨国选布下的陷阱了，可怜？可悲？可叹？当然都是，但是，这亦可恨！

作者衷心感谢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杜朝晖教授的支持和帮助！

参考文献

- [1] 余嘉锡，书仪顾堂题跋后[M]，载《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 余嘉锡，南宋算学家秦九韶事迹考[J]，大公报，1946年12月11日。
- [3]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 钱宝琮，秦九韶《数书九章》研究，载钱宝琮等著《宋元数学史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 [5] 严敦杰，秦九韶年谱初稿，载吴文俊主编《中国古代数学家秦九韶与〈数书九章〉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21.
- [6] 李迪，秦九韶传略，载吴文俊主编《中国古代数学家秦九韶与〈数书九章〉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21.
- [7] 杨国选，秦九韶生年及任县尉考[J]，中国科技史杂志，29:4（2008），371-375.
- [8] 杨国选，秦九韶生平考[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9] 郭书春，秦九韶一将数学进之于道，载郭书春《论中国古代数学家》[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
- [10] 郭书春，重新品评秦九韶，载《郭书春数学史自选集》[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 [11] 郭书春，秦九韶传[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4.
- [12] 朱一文，百年秦九韶與《數書九章》研究史：一項未完成的事業，宋代文化研究（辑刊），2022.
- [13] 万昕、项征御，从丢番图方程到BSD猜想，载席南华等主编《认识数学4》[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5.
- [14]（宋）王迈，臞轩集[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 [15]（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6] 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7]（宋）吴文英撰，孙虹、谭学纯校笺，梦窗词集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7.